

新星·鲁迅书系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现代日本 小说集

止庵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现代日本小说集

现代日本小说集

现代日本 小说集

（全二册）



（全二册）

I313.4
84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现代日本小说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日本小说集 / 周作人, 鲁迅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0148 - 998 - 5

I. 现... II. ①周... ②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594 号

现代日本小说集

周作人 鲁迅 / 译

责任编辑: 高玉君

责任印制: 韦 规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编: 100005

电 话: 010 - 65270477

传 真: 010 - 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 - 65512133

E - m a i 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华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总 序

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例如一起为《河南》杂志写稿；周作人协助鲁迅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前者付印时，即署周作人之名；周作人所作《欧洲文学史》及《小河》等，亦经过鲁迅修改。然而其中荦荦大端，究属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收在这里的四种译作就是具体成绩，在周氏兄弟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遑译。后来周作人说：“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

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按 Rider Haggard（1856～1925）通译赖德·哈格德，Andrew Lang（1844～1912）通译安德鲁·兰。该书由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氏兄弟译于一九零八年至一九零九年间。就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灯台守》中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书在东京付梓，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鲁迅手笔。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总括一句，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以后周作人继续从事译介，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共完成二十一篇，一九二一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一并收入。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序言实为鲁迅所写。

《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译。其中鲁迅译九篇，周作人译十八篇，周

建人译三篇。此前周作人已有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问世，《现代小说译丛》继乎其后，都体现了以白话文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实绩。冠名“第一集”，似乎预告有个大的计划，如同当初《域外小说集》之打算“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然而续集未及开译，兄弟即告失和，这计划也就中断了。

《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编译。其中鲁迅译十一篇，周作人译十九篇。这是与《现代小说译丛》相并行的译著，专门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作家及篇目遴选则体现了周氏兄弟对于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史的独特把握。据周作人说，“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佐藤女士的事》），乃与《现代小说译丛》以同样原因而中止。该书附录系周作人编理，芥川龙之介与菊池宽两则，部分袭用了鲁迅《〈鼻子〉译者附记》、《〈罗生门〉译者附记》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的字句。

以上各书，均已绝版多年。其中鲁迅所译部分，后编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和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周作人译作，亦曾收进《苦雨斋译丛》。现在按照原来完整样子重新印行，读者俾可体会周氏兄弟曾经有过的共同追求。绝大多数篇章迄今尚无替代译本，其中颇有堪称杰作者。《红星佚史》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四年四月再版本为底本，《域外小说集》以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初版本为底本，《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版本为底本，《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版本

为底本。所作更动惟将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以及对明显错字酌予订正。

止 庵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序

我们编译这部小集，本可以无需什么解说。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关系，欧洲人要翻译他颇不容易，所以不甚为世间所知。中国与日本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现在能够编成这部创始的，——虽然是不完善的小集，也无非只是利用我们生在东亚的人的一个机会罢了。

我们现在所要略加说明的，是小说的选择的标准。我们的目的是在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所以这集里的十五个著者之中，除了国木田与夏目以外，都是现存的小说家。至于从文坛全体中选出这十五个人，从他们著作里选出这三十篇，是用什么标准，我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但是我们虽然以为纯客观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观去妄加取舍；我们的方法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著作中，择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未免稍狭；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价值的。此外还有许多作家，如岛崎藤村、里见弴、谷崎润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诸人，本

来也想选入，只因时间与能力的关系，这回竟来不及了，这是我们非常惋惜的事。

还有一件事，似乎也要顺便说明，便是这部集里并没有收入自然派的作品。日本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初十”，盛极一时，著作很多，若要介绍，几乎非出专集不可，所以现在不曾将他选入。其次，这部小集原以现代为限，日本的现代文学里固然含有不少的自然派的精神，但是那以决定论为本的悲观的物质主义的文学可以说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因此田山花袋的《棉被》（Futon）等虽然也曾爱读，但没有将他收到这集里去。

这里边夏目、森、有岛、江口、菊池、芥川等六人的作品，是鲁迅君翻译，其余是我所译的。我们编这部集的时候，承几个日本的朋友的帮助，总说一句以志感谢。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周作人。

目 录

1 序

国木田独步二篇

- 1 少年的悲哀
- 10 巡查

夏目漱石二篇

- 17 挂幅
- 20 克莱喀先生

森鸥外二篇

- 28 游戏
- 43 沉默之塔

铃木三重吉三篇

- 52 金鱼
- 58 黄昏
- 61 照相

武者小路实笃二篇

- 63 第二的母亲
- 93 久米仙人

有岛武郎二篇

- 97 与幼小者
- 110 阿末的死

	长与善郎二篇
135	亡姊
147	山上的观音
	志贺直哉二篇
153	到网走去
162	清兵卫与壶卢
	千家元磨二篇
168	深夜的喇叭
176	蔷薇花
	江马修一篇
180	小小的一个人
	江口涣一篇
187	峡谷的夜
	菊池宽二篇
205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214	复仇的话
	芥川龙之介二篇
225	鼻子
233	罗生门
	佐藤春夫四篇
241	我的父亲与父亲的鹤的故事

247	“黄昏的人”
253	形影问答
257	雉鸡的烧烤
	加藤武雄一篇
262	乡愁
268	附录

少年的悲哀

国木田独步

“少年的欢喜倘是诗，少年的悲哀也是诗。宿在自然的心里
的欢喜若是可歌的，那在自然的心里低语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总之我现在想将我少年时候的悲哀之一，讲给诸君听
听。”……一个男子这样的说。

“我从八岁起到十五岁止，养在叔父的家里；其时我的父母
都在东京居住。

“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个大家，有许多山林田地，家里的
男女用人，平常也总有七八人。

“我的父母使我在乡村里过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不得不感谢
他们的好意。倘若我八岁的时候同父母一起住在东京，我今天
的情形恐怕很要不同了罢。无论如何，我的智识即使比现在或者更
进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从一卷威志威斯（Wordsworth），享受
高远清新的诗思罢。

“我在山野间随意奔走，过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的家在小山的脚下，近郊多是树林，有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远便是濑户内海的湾港。山野，树林，溪泉，河海，都于我没有一点不自由的地方。

“我记得这是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名叫德二郎的用人来约我，说今夜带你往有趣的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么地方呢？’我问。

“‘你不必问什么地方。无论那里，都有什么要紧呢？阿德带你去的地方，没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着说。

“这德二郎在那时大约二十五岁，是一个倔强的少年；原是孤儿，从十一二岁的时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里做事。颜色浅黑，容貌整齐，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着歌劳动，兴致总是很好。不但他的样子常是高兴。便是他的心事也很正直；叔父常说在孤儿里是很难得的，本地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但是对叔父和叔母，须得秘密才好呢，’德二郎说了，便唱着歌爬上后山去了。

“这正是盛夏中间，月色鲜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后面，来到田间，沿着稻香馥郁的田塍走去，走上河边的堤上。堤比别处原要更高一级，所以上了这堤，便可以望见广漠的田野的一面。这虽然还是黄昏时候，高寒明净的月光，漫尽山野；田野尽头冒着薄霭，如在梦里；树林含烟，仿佛浮着一般；低的河柳叶尖的积露，珠子一样的发光。小河的末尾便是湾港了，正满涨着晚潮。用船板拼合了驾着的桥，这时候看去忽然觉得很低，便因为水面高了的缘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里了。

“堤上虽有微风，河里却毫没有波纹，水面像镜子一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堤，解开系在桥下的小船的绳索，一脚跳下去；本来静着的水面，这时候忽然起了波纹了。

“‘哥儿，快点快点！’德二郎催着我，便驾起橹来。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一刻这小船已向着湾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渐渐的同湾港相近，河身也渐渐的广阔起来：月将他的清光浸在河面，两边的堤愈走愈远，回顾上流，已经被薄雾遮掩，我们的船早已进了湾港了。

“在这时候横渡这湖一般广阔的湾港的，只有我们这一只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声，只用了小声唱着歌，静静的摇橹。退潮的时候差不多像沼泽一样的湾港，现在因为高潮与月光，完全变了模样，在我看去也觉得不是平常见惯的那泥臭的湾港了。南方山影，阴暗的倒映在水里；东北两面的平野上，月光苍茫，更辨不出那里是水陆的界线；我们的小船，正向着西方前进。

“西方是湾港的入口，水狭而深，岸促而高；在这里下锚的船数目虽然不多，形状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装的货物是此地出产的食盐，此外本地的做朝鲜贸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颇不少，也还有往来内海的客船。两岸的人家，高高低低，据山临水，约有好几百户。

“从湾港的内部望出去，舷灯高高的点着，几乎疑是星光；灯影低低的映着，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里，看去真同绘画一般。

“小船渐渐前进，这小港里的各种声音也愈加听得清楚了。

我现在虽然不能将这港的光景详细说明，但是那夜的情形还是历历的在我眼前，可以说个大略：这是夏夜的月明的一晚，船里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里的人走出门外来，临海的窗户也都开了。灯火在风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夹着三弦的音的喧笑的声音从临水的妓楼起来，很是快乐热闹的样子；但包住这一幅繁华的画图的寂寥的月色，山影与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记。

“在帆船的影底下钻过去，德二即便将小船在一处阴暗的石级面前停住了。

“‘请上来罢！’德二郎对我说。他只在堤下说了一句‘请下船罢’，以后在船里不曾开过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话，出了小船。

“德二郎系了船索，也跨上石级，尽向前面走去，我也不作一声，只跟在后面走。石级宽不到三尺，两旁都是高的墙壁。我们走完了石级，似乎到了人家的一个院子里了。院子的角里放着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围着；一面的板壁上边，露出繁茂的树顶，似乎是一株香团树。月光印在地上，寂然无人。德二郎暂时立定，仿佛静听模样，随即走近右边的板壁，向里推去；原来这里是一个小门，那扇黑门便一声不响的张开了。门里面就是一座楼梯。门开的时候，便听得有脚步声悄悄的下那楼梯来。

“‘德爷么？’一个年青的女人窥探着说。

“‘等了好久了罢？’德二郎对女人说，又回顾着我道，‘哥儿也带了来了。’

“‘哥儿请上来罢！你也快点上来，在这里耽搁是不行的，’